

成功的失敗者——

張學良

傳

「良」言「美」語

「良」言「美」語

自從張學良與宋美齡這兩位百歲老人在本世紀初相繼病逝之後，世人都在豔說他們的世紀情緣。余不揣譾陋，寫了一首調寄《浪淘沙》的詞，以「瀛洲外史」筆名，刊載在海外一家華文報紙上：

百歲已堪奇，況此雙兮！論交七十六年期。

旖旎風流傳韻事，煙景淒迷。

貴賤隔雲泥，信守無欺。鍾情直到夕陽西。

一語千金承重諾，終始不移！

那種綿綿如縷，充滿了羅曼蒂克、柏拉圖式的浪漫、鮮活的情愫，無疑是純真而動人的；但我覺得，較之「英雄美人」的風流韻事更為值得珍視的，還是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、根於良知的重情與守信。

為了展示張學良與宋美齡的持久友誼與信守承諾，現把他們的肺腑之言加以連綴，無以名之，就叫〈「良」言「美」語〉吧。

張學良說：「如果當時沒有太太，說不定還要猛追她呢！」

事情要追溯到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。

張學良以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陸軍中將兼東路軍總司令的身分，蒞臨上海，以穩定局勢，保衛上海居民不受外人欺凌為號召，對「五卅慘案」所引發的中外衝突加以調停。其間，在一次雞尾酒會上，結識了名震上海灘的待字閨中的美女宋美齡。對於這位少帥，宋小姐於此前已有所關注。南京路大屠殺，上海全埠震動，中外為之震驚。赴滬前，張學良曾在天津《大公報》上發表了《致上海五卅愛國學生電》：

報載上海學生因援助失業工人，遭到英國巡捕的開槍射擊，死傷多名。展讀之餘，曷勝悲悼。痛我莘莘學子，竟被摧殘。莽莽神州，天道何在？積弱之國，現象如斯，凡我國人，宜知奮勉。茲本人類愛群之心，謹以廉俸所入，捐助二千元。即日由中國銀行匯上，慰藉死傷。宵燭寒光，力難遠濟，聊以盡心而已。

在這泣血椎心、情見乎辭的電文後面，閃現著一位青年愛國將領的高大身影，這使早年留學美國、一直密切關注社會動向的宋美齡產生了良好印象。

一個俏男，一個靚女，出身、地位、年齡大體上相似，兩人又都通曉英文，都有接受西方教育的文化背景，因此，他們一見傾心，都為彼此的高雅氣質、出色才華所吸引。張稱宋為「美若天仙」；

宋則稱張為「萊茵河畔的騎士」。此後一些時日，絕代佳姝便帶著年輕而瀟灑的將領，頻繁出入於十里洋場，被目為兩顆光華閃耀的明星。

從少年起，就接受過洋派薰陶、廣見世面的張學良，十分諳熟交接禮儀，舉止得體，風度翩翩，舉凡打牌、跳舞、游泳、打高爾夫球，無不精通老到。這一切，都使這位滬上名姝感到歡欣快活。尤其使她為之傾倒的，是張學良反應迅速、辯才無礙的演講才能。她萬沒有想到，張作霖這個「大老粗」的胡匪頭子，竟然調教出這樣一個「寧馨兒」。

身為少帥臨時英語譯員的宋小姐，這些天一直陪伴著他參加各種公開活動。據張學良研究專家寶應泰《影響張學良人生的六個女人》一書中記載：

這天，他接受了外國記者的採訪。義大利記者提問：「少帥對上海的罷工、罷學、罷市有何感想？」顯然，這是一個刁鑽而敏感的話題，如果答問中措詞不周嚴，則會造成與工人、學生、市民的對立；何況，作為一個愛國軍人，豈有壓制愛國運動之理！只見張學良淡然一笑，從容地回答：

我並不贊成國人自己犧牲過大。罷學會讓學生荒棄了求學的光陰，而對手方面，正希望我們的學生無知無識；罷市，則華商日損三百萬元，對手則不及十分之一。如果能即刻開市的話，不僅能夠打敗外國商人的壟斷，而且能維持華人的生活，其效力如何偉大！罷工僅華商雇工，而對手雇用華工，則反而無一致舉動。此乃等於我們自殺。而且我國正宜一致力起，抵禦經濟侵略。今此現象，實非國家之福。因此，我本人並不贊成罷工和罷學。但是，我上海工人和學生的罷工和罷課，都是不可否認的愛國之舉，我本人又頗感同情……

說得理順情通，頗為得體，使與會記者也都沉寂下來。宋小姐自然更為少帥的機智與辯才，打心眼裡佩服。

在這段美妙的時光裡，通過彼此的親密交接，同樣也使張學良對宋小姐產生了刻骨銘心的迷戀。轉瞬間，六十多年過去了，他在「口述歷史」中，追念前塵往事，還深情脈脈地說：「當時我和還是小姑獨處的宋美齡見面，驚為天人，極為傾倒，……如果當時沒有太太，說不定還要猛追她呢！」後來的結果，大家都知道，宋美齡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，在上海與蔣介石結婚。不久，蔣介石在北京第一次見到了張學良，恰好夫人也在場。當他聽到夫人親熱地招呼：「Peter（張學良的英文名字）·how are you?」詫異地問道：「怎麼，你們倆認識啊？」宋美齡笑著回答說：「我認識他，比認識你還早呢。」

爾後，宋美齡也一直關注著少帥的行跡，當看到他穩治父喪，臨危受命，毅然除掉楊、常兩個親日派元老，堅決維護統一，實施東北「易幟」，以及抓住戰機而揮師入關、結束中原戰事等種種作為，感到這位意氣風發的青年將領確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，從而平添了由衷的敬意。因此，當張學良抵達南京後，受到蔣介石與中央政府至為隆重的禮遇和接待時，她情不自禁地為之歡騰雀躍。當晚，她即在官邸設宴，以私人名義為張學良夫婦接風洗塵。幾天下來，宋美齡與于鳳至兩人形影不離，結拜為乾姊妹；蔣介石也主動和張學良換了金蘭譜，結拜為異姓兄弟。

有資料記載，西安事變發生後，當張學良把驚魂未定的蔣介石安置到城內一間公館後，蔣曾鄭重交代：「漢卿，在華清池的五間廳裡，還遺落一個檔包，那是我隨時隨地帶著的，是機密，萬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呀！」張學良立即趕到那裡，文件包還在，打開一看，發現裡面除了秘密的軍事調

防計劃，還有張學良幾年來給宋美齡寫的書信，但似乎未被打開過。有的資料還談到，一九四五年在陪都重慶，宋美齡曾經用筆名寫了一篇近三萬字的題為《往事如煙》的小說，字裡行間好像有追述一段遠逝的浪漫情懷。這些，也可能是「齊東野語」；但張宋二人的綿綿情愫，卻是毋庸置疑、有目共睹的。

宋美齡曾多次說：「我們對不起漢卿。」張學良說：「我認為蔣夫人是我的知己。蔣夫人對我這個人很瞭解，她說西安事變，他（張學良）不要金錢，也不要地盤，他要什麼？他要的是犧牲。」

東北「易幟」之後，張學良跟定了蔣介石，可說是亦步亦趨，一切唯蔣之命是從，一切服從蔣的利益。這裡有一個年表：

一九二九年，按照蔣介石的指令，他為中東路的糾紛，發起對蘇聯的軍事進攻，結果遭到慘敗；
一九三〇年，各地軍閥群起反蔣，他揮師入關，進行有力的軍事調停，使得反蔣同盟土崩瓦解；
一九三一年，日軍入侵東北，蔣介石告訴他「不要擴大事態，不要管東北」，他就不管，而後，自然就長期地背上了不抵抗的「黑鍋」；

一九三三年，熱河陷落，舉國憤怒。蔣氏說，風浪太大了，船太小了，需要下去一個人，才能保住這條船。為了保蔣安全渡險，他主動下野出洋；

一九三四年，他歐遊歸來，蔣氏讓他去武漢「剿共」，他就把東北軍調過去「剿共」；

一九三五年，紅軍到了西北，蔣氏讓他跟蹤追擊，他又把東北軍折騰到了大西北。

張學良就是這樣，一路聽指揮，一路跟下去。但八年過去，他越來越覺得，跟著蔣介石幹的結果，總是背時、喪氣，連連受挫，越跟越倒楣，越跟越沒有出路。尤其沒有料到的是，聽從蔣介石的調遣，千辛萬苦奔赴陝北，蔣卻又嫌他「剿匪」不力，蓄意要撤換他，實際上是在打「瓦解東北軍」的主意。每念及此，都感到「懷裡揣冰棒——透心涼」。而手下的東北軍則怨聲載道，疑竇重重——放著眼皮底下的日本鬼子不打，國恨家仇不報，卻要跑到大西北，「圍剿」抗日救國的共產黨，真是豈有此理！

西安事變之前，他曾反覆向蔣介石進諫，說，應該立即停止內戰，一致抗日，否則，害民誤國，終將成為千古罪人、民族敗類。說到動情處，竟至聲淚俱下。可是，蔣介石有他自己的小算盤，根本不管這一套，對張學良吼叫著：「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，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變！」看來，苦諫、哭諫一概行不通，最後只有兵諫一途。這樣，就逼出了一樁「臨潼捉蔣」的驚人壯舉。

當南京方面瞭解到張、楊二將軍和中共都無意加害蔣介石，而是真心希望和平解決這一事態後，相繼委派宋子文、宋美齡前往西安參加談判，在周恩來的斡旋下，雙方最後達成一致抗日的協定。蔣介石在會見周恩來時，表示要以人格擔保：回去後一定「停止剿共，聯紅抗日」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才決定放還蔣介石，並且張學良要親自送蔣回寧。後來他在「口述歷史」中說：「當時的考慮是，我親自送他回去，也有討債的意思，使他答應我們的事不能反悔。此外，也可以壓一壓南京親日派的氣焰，使他們不好講什麼乖話。」

其實，現在分析，張之決意要陪同前往，也同宋美齡的熱誠勸駕、極力催促、全權擔保有一定

關係。因為從蔣介石角度看，張學良能夠陪同他返回南京，這可以大大幫助他掙得身分，挽回面子。因此，當宋美齡看到張學良隨她登上了飛機，一時竟感動得要哭出來，當即表示：「漢卿，只要有我們在，你就只管放心去南京好了。」

應該說，宋美齡事先確實沒有料到，蔣介石回到南京以後會變卦，會反撲。所以，當閻寶航去見她時，她還反覆囑託：「請務必告訴東北軍和西北軍的頭頭們，張副司令用不了幾天就會回去。大家一定要平靜，凡事多想想，不要再生出事情。」見閻寶航有些遲疑，宋美齡又補充一句：「我們去西安的時候，漢卿以禮相待，守了信用。現在，我們怎麼會回過頭來整漢卿呢？」此時的宋美齡，對保證張學良安全返回，還是信心十足的。而張學良的態度是：「我是軍人，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任，我沒有別的想法。為了停止內戰，我決心犧牲自己。」

回去之後，蔣介石就斷然翻悔，根本不想踐履「回到南京，一定要送漢卿回西安」的承諾，這使宋美齡倍感難堪，為自己失信於張學良，心裡充盈著深深的愧疚。監禁中，張學良曾委託前去看望他的國民黨要員張治中，向蔣介石轉達他的兩點要求：一是希望恢復自由，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，什麼事情也不做，哪裡也不去，委員長在哪裡，他就住在哪裡；二是希望和看管人員一家分開來住，使自己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靜。張治中回到南京後，見到了蔣介石，還沒等把話講完，蔣介石的臉色便陰沉下來，只「啊、啊」地哼了幾聲，便轉換了話題。張治中見狀，只好告退。宋美齡聽張治中說過情況後，長歎了一聲，說：「唉，文白兄，我們對不起漢卿哪！」

她曾多次向蔣介石痛切陳辭，要他珍視「領袖人格」，履行自己在西安的承諾。她說：張學良「和中國歷史上任何為一己私利發動政變的人都不同，他是個不為官也不為錢的硬漢子。好在他重

感情，所以大令才能化險為夷！」蔣介石只當作沒有聽見，在一旁默不作聲。宋美齡接上又說：

這幾天，子文同你吵了好幾回了。他覺得沒臉再見人了。在西安，我們是作過保證的。端納先生也告訴我，他對這個結局很失望，打算辭去顧問，離開中國。

大令，我覺得你也應該好好想想，畢竟他們是為你出過力，冒過險的啊！

宋美齡一臉陰鬱，眼圈微紅，明顯有哭過的痕跡。

冒險，冒險！在西安，有誰比我冒的險更大！華清池那天早上，彈雨橫飛，亂槍四射，邵元沖、蔣孝先不就被他的部下打死了嗎？要是哪顆子彈偏一點點，打到了我蔣某人身上，你們現在還會為他求情嗎？政治是要流血的，不是靠感情來支配的！

蔣介石餘憤未消，氣呼呼地說著，大口喘著粗氣，手甚至有些發抖。他見場面有些不好收拾，又有意把氣氛緩和一下，搭訕著說：

是他自己要來送我，又不是我蔣某人要他來的。可他來了以後，就由不得他了。再說，交軍事法庭審一下，也不過走走過場。到時候我還可以特赦他嘛！

這一切，顯然都是托詞，都是假話。莫說特赦，即使監禁期限已滿，蔣介石仍然不肯放他出來，死到臨頭還囑咐兒子「不可放虎」，致使這個：「好漢做事好漢當」的東北硬漢子，從大陸到臺灣，遭到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監禁。

張學良說：「宋美齡活著一天，我也能活一天。」「夫人是我的保護神。」（西安事變後，）「我沒死，關鍵是蔣夫人幫我。蔣先生原本是要槍斃我的，這個情形，我原先也不知道，但我後來看到一份檔，是美國的駐華公使Johnson寫的，他寫道：宋（指宋美齡）對蔣先生說，『如果你對那個小傢伙有不利的地方，我立刻離開臺灣，還要把你的事情全都公佈出去』。這句話很厲害。」

因為開罪於最高獨裁者而遭到監禁、流放者，古今中外，屢見不鮮；但像張學良那樣，一押就是五十四年，翻遍世界歷史，也屬於罕見奇聞。

對於張學良，蔣介石可說是恨入骨髓。恨他發動西安事變，打亂了他的「剿匪」部署，促使全國抗日統一戰線形成，共產黨在全民抗戰的浩蕩聲威中得以壯大實力，終至戰勝攻取，所向無敵；恨他讓自己臨遭受辱，在世人的面前威風掃地，顏面無光。雖限於種種罣礙，所謂「投鼠忌器」，做不到將他寸磔、凌遲，「食其肉而寢其皮」；但起碼也要像西太后所說的：「誰讓我一時不痛快，我讓他一輩子不痛快！」這樣，就終身剝奪他的人身自由，長期關押，直至老死。否則，是無法解此心頭之恨的。

當然，這只是一個方面。作為一個謀深慮遠的政治家、陰謀家，蔣介石扣住張學良不放，除了感情因素，還有更深層的原因。他怕把這只桀驁不馴的「東北虎」放出來，會帶來更大的禍害；怕三十萬東北軍在張學良統率下，重整旗鼓，再振軍威，成為難以控制的異己的軍事集團；怕已經解散了的「三位一體」重新組合起來，對他的「一統天下」再次造成巨大的威脅。

在蔣介石看來，最理想的抉擇，當然是儘早把這一後患澈底剷除，免得「刺蝟」捧在手裡，終究每日提心吊膽。那些年，幾乎是日寇的鐵蹄每向前踏進一步，他都要向負責看押者親自部署，將張學良轉移到一個新的安全地方，以確保其不致趁亂脫逃，或者被劫走。最後，大陸已無安全之地可供押解，只好轉送到孤懸海上的荒島臺灣。為了張學良，蔣介石可說是費盡了心機，熬光了頭髮。毫無疑問，一刀宰之，要比這樣處心積慮，不知簡單、容易多少倍；可是，他卻捨此而不由，始終未敢對張學良狠下毒手。應該說，宋美齡在其間的制約、干預，是起著頗大作用的。雖然她「胳膊擰不過大腿」，不具備讓蔣改弦更張的實力，但她總還有一定的威懾力與制衡力。於是，盡一己之所能，終於保住了張學良的性命，並在精神上、物質上予以必要的關照與安撫，盡可能地為張學良多做一點事情，以補償自己的歉疚之情。

這裡還有一個重要情節。據張學良的私人飛機駕駛員、美國人倫納德一九四三年在回憶錄中記載：

（送蔣回寧那天，）少帥鑽進機艙，坐在我旁邊的副駕駛座位。稍後，我聽到身後一個帶著美國腔的女人的聲音：「準備好了嗎？」我轉過身去，原來是蔣夫人正坐在機艙左手前排。我回

答說：「準備好了。」夫人隨聲說，「好。離開這裡，讓我們快走吧！」起飛五分鐘後，少帥面對我，示意要我向後看。我吃驚地發現總司令（蔣介石）的身影，他雙目緊閉，臉色憔悴，躺在機艙唯一的長沙發上。……我不時地回頭打量一下機艙。蔣夫人看著窗外，臉上露出疲憊的微笑。

宋子文偶爾看一下檔，大部分時間都在休息。總司令還在繼續睡覺。

我們到達洛陽時，天剛黑，當飛機降落在沙子鋪設的飛機場時，學生和士兵朝我們湧來。當他們看見蔣夫人邁出艙門，便止步立正、敬禮，兩名軍官上前攙扶她。少帥跟著蔣夫人，剛剛站穩，四名士兵就拿槍對準他，一名士兵面向夫人帶有請示口氣：「我們殺了他！」蔣夫人斷然制止說：「不許胡來！讓他獨自走。」總司令被攙扶下了飛機，腳一落地，前來問候的人立即興奮起來，他們把帽子拋向空中。有的人眼中閃著淚花，幫助總司令坐進汽車。少帥孤獨地走向自己的汽車，爆竹在他腿邊炸響，但沒有人威脅他，蔣夫人命令給他貴賓待遇。

看得出來，實際上，離開西安後，少帥就已經進入「危難圈」了。也正是從此刻開始，宋美齡便擔負起護衛他的責任。

宋美齡在給張學良的信中說：「我向你保證：我沒有忘記你。」

事實證明，她並沒有食言。

在羈身異域或者局處孤島，面臨著種種困境，加之身體一直不太好的情況下，宋美齡對於張學良仍然念念不忘，不時地致函、寄物，經常親切地問候，表述關注之殷、感念之誠。這在張學良的日記中都作了翔實記載。

張學良身後留存四大箱信件，約有五百多封，多為數十年間同政界要人與親朋至友的往來函笥，其中以和宋美齡的私人通信為最多，計約百封以上，它們真實而明晰地記錄了兩人之間的誠摯友情。信函的書寫，宋美齡多用英文，一直稱呼張學良為「漢卿」；張學良則自稱「良」，而稱宋美齡為「夫人」。從往來書信中可以看出，宋美齡對於軟禁中的張學良十分關切，尤其體現在生活上，可說是無微不至。她不僅經常送些珍貴禮物和日用品，還負責代為轉遞張學良在美親人、特別是原配夫人于鳳至托帶的物品、信件。一向習慣於以英文寫信的宋美齡，當得知張學良目力不佳後，便改用中文書寫，甚是體貼周到。

張學良被押解到臺灣的第二年，宋美齡也從美國來到這裡。此後，他們便一直保持著通信聯繫，並先後有六次會面交談。當時，臺灣市場供應緊張，宋美齡不僅帶給張學良許多食品、物品；還考慮到少帥對於在美妻兒的掛念，特意在寫給張學良的信中，介紹了「鳳姐姐」通過炒股賺取巨額收入，在美購置高級住宅；為追懷往昔，「鳳姐姐」還按照當日夫妻二人在北平順承王府居住時的格局，來設置加州的住所；並且通報了他們的次子患病的資訊。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」何況是萬里之外的結髮妻子的資訊！張學良銘感之餘，當即展紙揮毫，給宋美齡覆信：

夫人鈞鑑：九月十九日的手示敬悉。附所賜果物及鳳至捎來的藥品統統領到，夫人對良護念周

至，使良感謝無極。

展讀手笈再三，並閱讀剪報一則，聞知家鄉事，心中情況難以筆述。夫人，大概您曉得海城是良的原籍，良祖父及上代的墳墓皆在該地，真不知今日是何景況。茲借東坡兩句詩，可以代表良現下的心境：「縱有鋤犁與田畝，已無面目見丘園。」

夫人，請您不要這麼掛念，良這裡吃穿用度倒還算周備，假如良必有所需，當再上煩鈞聽。請釋念，謹祝健康並請代叩介公鈞安。

一九五〇年四月，張學良一連收到兩封宋美齡的來信。在四月十一日信中，宋美齡說：

自我返國，我就一直安排和你見面，所以未給你寫信。但每次要去看你時，總是臨時有事……但我向你保證，我沒有忘記你。……所以，下週末我將可以來看你。

張學良知道宋美齡身體一向不適，現在聽說她要親自到井上溫泉來看他，便急忙覆函，勸她「切請勿來，因路遠而太壞，余可隨時隨地往見。」收到張學良的信之後，宋在回信中說：「下周我應該可以和你見面，時間和地點我會通知你。」幾天過去，張學良就接到通知，說蔣夫人安排約見。

張學良意念重重，輾轉反側，一夜未眠。早五點半出發，沿著崎嶇的山路北行，六小時後到達大溪蔣家別墅，與宋美齡會面，備極親熱，暢敘了家常。這是他們到臺灣後第一次相見。這一年，張學良五十歲，宋美齡長他三歲，兩人都已過了知命之年。當年被宋美齡稱為「年輕騎士」的少帥，

頭髮已經謝頂，而宋美齡卻風采依舊。兩人見面，久久相對無言。一方心懷愧赧，卻又做不了主，有心無力；一方心裡憋著千般苦楚、萬種委屈，但為了不致使對方難堪，也不好意思張口。吃過了飯，宋美齡問他可有什麼要求，張學良提出，「想見見蔣先生」，又說他「需要一些錢」。

從竇應泰先生有關著作中得知，宋美齡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二日，曾致信張學良，略謂：

自來臺後，余忽對繪畫興趣濃烈，大有寄情山水，兩眼皆空之感，而蔣先生也主張余以習畫養性。余即延請黃君璧先生教山水，而鄭曼青先生之花卉，乃是臺灣首屈一指之翹楚，兩位才華絕不遜於張大千和徐悲鴻。如此一來，余反倒覺得每日過得充實起來，再沒有剛來臺灣時那種終日惶惶，神不守舍的情緒。

她把張學良奉為知己，通過信函傾吐自己的心曲。

一九五一年春節到了，在當時物品匱乏、米珠薪桂的境況下，宋美齡惦記著困處山中的張學良，派人從臺北送過來許多年貨，使張學良極為感動。他得悉宋美齡熱心繪事，愛好書法，便從積年珍藏的文物中，挑選幾樣名家書畫作為回贈。其中有一幅蘇東坡的手卷《少年游》真跡，這是他早年以重金購入的，多年流離轉徙，始終珍藏在身邊，視同拱璧，輕易不肯示人。他覺得，唯有這件珍品，才足以表達他的濃情盛意。宋美齡在回信中說：

漢卿，得照片與手卷，極美，多謝！早當致意，唯兩年來苦於支氣管炎，不便作書，目前始漸癒。

《生活》擬刊一文，附余畫作照片，出刊後當寄奉一本。余習石濤、沈石田甚勤，以余師謂余筆法風格近此兩家之故。然臺島難得真跡親炙，盡力而已。

農曆二月十二，宋美齡生日時，張學良寄去了賀壽函，聽說她身體欠佳，特意問候，並從當地人手中購買了以原始方式織染的布料作為壽禮送去。不久，即收到宋美齡的回信：「非常感謝你記得我的生日，你送給我當地（高山族）生產的布料，很可愛，我特別喜歡其親和的顏色。」

一九五四年，備受「神經性皮炎」困擾的宋美齡再度赴美就醫。返回臺北後，立即寫信給張學良：

我前兩天剛回臺北……在三藩市見到鳳姐姐，她到醫院來看我，次日我們一起吃晚飯。她能說英語，而且，她看來比我十年前見她時還要年輕十歲，我既驚訝，又高興。……她看起來很快樂，而且心神非常寧靜，但她非常想念你。

宋美齡給張學良帶來了收音機。當時臺灣竹東山區物質條件很差，交通僻塞，尚不通電，與外界聯繫絕少。有時收到國外友人贈送的小型電器，張學良戲稱之為「廢物」。為此，宋美齡特意交代：「我已裝了電池，你打開就能收聽。我希望它帶給你樂趣。」

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，宋美齡又托人給張學良帶來一盞檯燈，信中說：

漢卿：近聞你患嚴重眼疾，寄美國檯燈一盞，此燈不拘位置、角度，極為方便，余在美用之，甚感滿意，另奉上三藩市糖果名產些許。另附漢卿家書數笺。閱後，可將回信託信使帶回，以便轉達。

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，宋美齡突然來到西子灣張學良住所，使主人大感意外，措手不及。急忙偕趙四小姐與之相見，這是宋、趙兩人第一次見面。寒暄過後，宋美齡巡視了各個房間，送了些糖果與鮮花。並告訴張學良，近日她將有美國之行，可抓緊寫封家信，由她給帶過去。

這年七月，張學良在日記中記載：二十一日上午，與宋美齡的秘書等商談他在美的錢款事。二十五日上午九時，宋美齡派車將他接到陽明山士林官邸，兩人作了一次長談。分手前，宋美齡久久地注視著他，好一陣才說：「你的問題，時間還要久哪！要有忍耐，這一切，都是上帝的安排……」

最讓張學良感動的是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宋美齡派人送來了一棵聖誕樹，還有張學良家人的信笺和照片。來人說，蔣夫人限時限刻，讓給送過來，為的是讓張先生能在耶誕節看到家人的來信，享受到節日的歡樂氣氛。為了讓這深厚的友情永遠留存在記憶裡，張學良在這令人難忘的時刻，坐在聖誕樹前，讓趙一荻為他拍了張照片。

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，宋美齡藉陪同南越「總統」吳庭豔來高雄參觀之機，到西子灣張學良家中探望，出於關切，同他商量了張在美國的存款如何管理，有關趙四小姐與于鳳至問題等幾件事。

同年四月五日，張學良得知將要遷居臺北，日記中特意注明：「係蔣夫人的意思。」

遷到臺北之後，相距很近了，宋美齡不時派秘書送來水果、雜誌等各類物品。

從張的五月三十日日記中得知，這天下午四點，宋美齡再次過訪，事先並未通報，張「倉皇出迎」，「夫人再三詢問寓所如何，並至臥室小坐」。主要事項，是要他到她的「私人禮拜堂去做禮拜」，Edith（趙一荻）不必隨行，可到另一所禮拜堂去。

六月五日，按照宋美齡的安排，張學良開始到士林禮拜堂去做禮拜。他悄悄地坐在最後一排，見眾多國民黨元老等上層人士早已坐定，一俟蔣、宋到後，牧師即開始布道。張在日記中寫道：「十一點三十分許，禮拜畢，總統返出時，夫人特向余個人握手，使得眾人注目。」蔣夫人的這一舉動，實在出人意料；而消失在人們視線之外幾十年的張學良的偶然露面，更是令人驚訝。「人生不相見」，「驚呼熱衷腸」；「焉知二十載，重上君子堂！」於是，張群、何應欽等黨政要人都上前問候；有的老朋友通報了名字，可是，張學良仔細端詳，竟不認識，「再一細看，驚已改容，非言不識矣」。這是宋美齡精心策劃、刻意安排的一個場面。她以握手問候方式，進行暗示，巧妙地讓張學良在公眾場合亮相。張在日記中寫道：「夫人深情」「使我沒齒難忘」。

又過了二十幾天，宋美齡派秘書接張學良到陽明山官邸，告訴他：可以自選一塊地方，自己建房。張學良有意在陽明山一帶居住；宋的看法是，這裡「太潮濕，宜夏不宜冬，應該另選他地。」這樣，張學良便選定了北投復興崗。

其間，宋美齡給予張學良影響最大的，是引導他信奉了基督教。一九九四年，張學良在〈我信基督教的經過〉一文中，就此做了回憶：

我年輕的時候，在奉天常到基督教青年會打球，在那裡認識了不少的基督徒。有時候我到那裡聽演講。……無形中，我也對基督教有了好感。後來因為我進奉天講武堂，畢業以後到軍隊裡做事，就很少跟基督徒來往。……到了臺灣後，我感覺到需要有一個信仰，那時候情報局派到我們那裡負責的人是佛教徒，他就跟我談佛教，也為我安排去見在新竹的幾位佛教法師。我同他們談了幾次，也買了許多佛教的書來研究，一直到我們搬到高雄要塞。有一天，蔣夫人來訪，她問我看些什麼書，我告訴她我正在研究佛學。她就說：「漢卿，你又走錯了路。你也許認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。但是，世界各國許多有名望、偉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，難道他們都是很愚蠢的人嗎？」她說她希望我也研究基督教。

爾後，宋美齡便為張學良請了三位教師，給他講授英文，講解《聖經》。宋美齡希望他通過信教，「搖首出紅塵」，取得心定神安，擺脫政治上的糾葛，排遣掉心中的憤懣不平。這樣，他就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，趙四小姐也跟著他一起信奉了基督教，並最終促成了兩人的正式結婚。

二〇〇一年十月，張學良在夏威夷仙逝。消息傳到紐約，宋美齡憶起兩人長達七十餘載的深情厚誼，感到無限的悲痛。經過多時的靜默，她特意委託辜振甫（曾做過蔣介石的日文翻譯）及夫人嚴倬雲專程趕赴夏威夷，代表她參加張學良的追思禮拜與公祭。追悼會上，辜氏夫婦將一束署有「蔣宋美齡」的十字架鮮花，置於張學良靈前。

張學良說：「只要夫人活著，我就要把秘密守住。」

張學良堅持要到二〇〇二年以後，再向外公布「口述歷史」及西安事變有關資料；還曾對日本NHK電視臺記者說：「不要採訪西安事變，我不想談，說了會傷害某個人。」

我們可以猜測：張學良唯恐傷害的「某個人」究竟是誰？既然與西安事變有關，那我們不妨用「排除法」一一進行過濾：西安事變主要當事人中，不過五六位。其中，蔣介石、宋子文早已故去，周恩來、楊虎城也都作古了，當時仍然在世的，只剩下他和宋美齡兩個人。顯然，這個人非宋美齡莫屬。據張學良預測，他自己活不過二〇〇二年；宋美齡大他三歲，估計到二〇〇二年，恐怕也就不在了。那麼，為什麼他在這裡偏要「賣關子」，只說「某個人」而不直接點出來？用意也許在於，直接挑明了，本身就是一種傷害。

唐德剛教授認為，張學良有意維護對他極好的宋美齡，怕有些話說出來，會使蔣夫人受窘為難。可是，如果按過去大家所知道的，似乎也沒有什麼內容可以談到「傷害她」。由此我們推測，當年的「協議」中，大概還有未曾公開的東西。聯繫西安事變當時政治、軍事的實際，人們猜測，可能包括兩個方面：一是，當時蔣曾經許諾，回南京後，任命張學良為全國抗戰副總司令；再就是，改組南京軍政班底，比如，撤換親日派何應欽等。這些，作為必要的條件，是由宋氏兄妹當場擔保之後，才做出釋放蔣介石的決定的。而且，為了給蔣介石壯聲色、留顏面，也是由宋美齡出面動員，張學良才親自陪送的，並且做出莊重承諾，確保去了之後如期返回。

可是，蔣介石卻翻臉不認人，不但所答應下來的條件一一翻悔，說了不算數；而且，一巴掌把張學良打入了「十八層地獄」，讓他永世不得翻身。對此，宋美齡自然深感愧疚；而張學良將軍卻抱著感恩思想，講道義，重然諾，設身處地，體諒宋美齡的難處，始終不願翻出舊帳，以免傷害了她。

張學良曾經說過，在他的生命中，有兩個女人對他恩重如山，一個是無怨無悔地陪伴他七十二載的趙四小姐，另一個就是力保他不死的蔣夫人宋美齡。即此，也足能看出張學良的守信重義，寬以待人。

在我們號稱「禮義之邦」的泱泱華夏，自古就流傳下來「掛劍空壟」、「一諾千金」的美談。春秋時期，吳國的季筭北行出使，路經徐國，拜見了徐君，徐君很喜歡季筭所佩的寶劍，可是不好意思說出來。季筭看出了徐君的心思，但是，銜命出使，代表國家，不能不佩帶寶劍，因此未能即刻脫手相贈。等到他出使回來，再次途經徐國，馬上想到要把寶劍贈與徐君。沒料到，徐君已經去世了，感傷之餘，季筭便把寶劍掛在徐君墓前的樹上，然後，才安心地離開。隨從人員不解地問：「徐君已經死了，為什麼還要掛劍空壟呢？」季筭說：「話不能這麼講，當初我已經心裡答應送給他了，不能因為他不在了，便違背了自己的本意。」至於「得黃金百斤，不如季布一諾」的故實，則是發生在漢代的事情。總之，都是遠哉遙遙的陳年舊話了。

及至近代，世道澆漓，人情薄如紙，早都把這些老古董拋到了九霄雲外。莫說是心中的暗許，即便是「紅口白牙」當面承諾的事，到頭來，都一股腦兒丟在陰山背後。蔣介石此其尤者。當然，這也是古已有之的。什麼「剖符作誓，鐵券丹書」，什麼「金匱石言，藏之宗廟」，到頭來一概都不管用，照樣是說關就關，說砍就砍，毫無信諾可言。正因為這樣，今天記下那些「良」言「美」語，還是不無警示與借鑑意義的。